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

十八







新箋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五

表志上

班史之表不及遷

別集

昔邵氏論班固表志之優劣謂遷作歷代史表志當著歷代固作漢史表志不當著歷代嗚呼固之不及遷者豈止是哉聞見錄遷漢史表志亦著歷代之史失於畏遷也夫子長貧邁世之氣登龍門探禹穴採摭異聞網羅往史合三千年事而斷之於五十萬言之下措辭深寄興遠抑揚去取自成一家如天馬駿足步驟不凡不肯少就於籠絡彼孟堅摹規倣矩甘寄籬下安敢望子長之風耶夫表者興亡理亂之大略而固之表則猶譜牒也書者制度沿革之大端而固之志則猶案牘也且遷之諸侯年表以下以地為主故年經而國緯所以觀天下之大勢如高帝五年韓信王楚英布王淮南盧縮王燕張敖王趙彭越王梁韓王信王太原吳芮王長沙則天下之勢異姓強而同姓未有封者也如高帝六年高祖弟交王楚高祖子肥王齊英布王淮南盧縮王燕張敖王趙彭越王梁高祖兄喜王代吳芮王長沙則天下之勢異姓與同姓強弱

亦略相當也高祖功臣年表以下以時為主故國經而年緯所以觀一時之得失如高祖功臣年表高祖功臣侯者一百四十二至文帝之世存者一百二十五至武帝時存者七十一則時之守先典待舊勳孰得孰失皆可知矣如惠景間侯者表建元之後存者二國太初已後又皆國除則時之政事孰緩孰急皆可知矣所以如建元以來侯者表元光元朔元狩以後不以匈奴則以南粵則知時之用兵戰功居多矣按建元以來侯者表元光元朔元狩以後不以匈奴則以南粵則知時之用兵戰功居多矣如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元光侯者七元朔侯者一百二十七則知時之分封侯子施行次第矣按建元以來王子侯者七元朔侯者一百二十七則知時之分封侯子施行次第矣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以大事為主所以觀君臣之職元鼎侯者二分如高帝元年大事記沛公為漢王之南鄭還定雍而相位書蕭何守漢中御史大夫位書周苛守滎陽高帝九年大事記未央宮成置酒前殿帝奉玉卮上太上皇壽曰今臣功孰與仲多而相位書蕭何為相國御史大夫位周昌為趙丞相則君臣之職分或得



或笑皆歷歷可見矣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表彼班氏之表何

如哉侯表徒列子孫世數之繁官表徒書公卿拜罷之日是特聚

諸豕之譜牒耳未聞有發明一代之意也且諸侯年表曰異姓王

者曰同姓王者遷則合而為一正以明漢初親疎相錯之旨固廢

年經國緯之制徒以一已之見乃以異姓同姓分而為二則天下

大勢何觀焉按漢史分二表異姓諸侯王表功臣年表曰高祖功臣侯者

曰景惠間侯者曰建元以來侯者遷則析而為三正以明一時行

封異同之意固廢國緯年經之制徒以卷帙重大之故乃以高惠

高后文與景武昭宣元成析而為二則當世得失何驗焉按漢史高惠高

始行分封之典遷意正有在也固則起於高祖且謂聖祖建業以

廣親親殊失王子侯表之本旨矣按史記有建元王子侯表自高祖

後嗣承序以廣親親云云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表不載九卿百司

蓋漢興將相權重之故遷意正有寓也固則以將相混於列職之

中且不記大事以為王殊失將相名臣表之本旨矣按史記推舉

臣表先大事記次永承相次大夫又按漢史此猶可也

固於諸表之外自出新意以為古今人表意有抑揚之深義然徐

攷是書其失猶甚范武子即士會也立明之傳春秋明矣而表既

書士會又書武子左傳范武子本士會按古今人表計然為范蠡所

著之書也蔡謨之注漢書審矣而表既書范蠡又書計然蔡謨注

耶况表名古今不言漢人顏師古以未及言今非也顏師古注表

筆亦猶張湯之後有大司空純者固以純之故不以湯為酷吏然

則固之敢於論前代之賢否不敢論當代人物正為此慮遂避忌

而不直書噫作史而不直書果何取於史哉班固曰西漢酷吏傳

固史有深意張湯之後至東漢猶盛有恭侯純者歷位至大司空

班固不入酷吏以純故也曰村氏之絕已以而亦不入何也曰杜

議已并貸杜周此子產立公子也意也

且封禪之書何為而作也自武帝有求仙之感今日用方士明日

此表連上

表志下



遣祠官溺心於虛無之境而不自知子長欲救其失其首雖曰自古帝王何嘗不封禪而其贊乃云究觀方士祠官之意于長之意婉矣史記封禪書平準之書何為而作也自武帝有征利之慾今日禁鹽鈇明日置平準留意於錐力之利而不自知子長欲箴其非往往指言洪羊致利之由于子長之言深矣史記平準書其著律

書也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觀其論文帝事浩漫宏博若不相類徐而考之則知文帝之時偃兵息民結和通使民氣歡洽陰陽協和天地之氣亦隨以正其知造律之本矣律書

帝曰兵凶器難克所願謂百姓遠方何今句初而言古曆不言八十一分之術而言九百四十分之法觀其在元封間議造漢曆號為太初其術最驗遷書置而不取蓋古曆之失以其朔餘太強而至於後天乃改新曆而後天之失尤甚於古曆此遷所以不取太初日分之法其知作曆之法矣前律曆志武帝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廢壞宜改正朔

漢家太初曆其法以律起日律容一籥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五伯代興次言漢初日蝕而諸呂作亂又次言元光元狩蚩尤旗見而兵師四出正以警時君修德修政之心天官書宋襄公時星隕而諸呂作亂日蝕書皆見吳楚七國作亂星數丈天狗過

也按史記曆書只言古曆法九百四十分為日法即不載太初曆云云書天官則初言春秋星隕而

以知歷代水利之由河渠書於禮書載禮論於樂書載樂記迂非

有吾道知有新制而不知有古典所謂禮論樂記之書誰其講之

迂乃取而載之於書非有高世之識不能也彼班氏之志何如哉

於漢之一代者而固編於國史施於何代而不可編次果奚益乎

史通兩曜百星遷於元象非如九州万国廢置无常故海田可變而景緯所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其語雖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一迂所謂河渠而固更曰溝洫夫廣深皆四尺謂之溝皆八尺謂之洫此非漢所治者而固徒以盡力溝洫之說遂以表其書名實果相當乎合



律於曆似也然攷之志既言元豐七年十二月甲子朔旦冬至日

在建星又云星紀中牽牛初冬至至夫建星在斗十二四度之間其

與牽牛初相去蓋十餘度不應若是之遠此雖漢曆之未精而固

獨無一言辨之何耶律曆志元封七年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

志云星紀初斗十三度中牽牛初冬至至合禮於樂似也然攷之志

禮樂之制固詳於史記而於禮多闕而不詳長樂朝儀此漢初禮

典之大者但言其大槩而已又何耶見本志易封禪曰郊祀而不

載原廟薦新之事叔孫通傳宗廟迭毀之議韋元成傳母乃太簡

乎易平準曰食貨以弘羊均輸罔民之術而比成周泉府之法貨

猶可也固於八書之外自立私見以為地理藝文五行刑法之四

志意有去取之高識然孰究之而亦無足取其論天子之行幸而

不計里數之遠邇邵氏議其志地理之疎聞見錄武帝自三月出

與農雜而分峙李氏譏其志藝文之陋李靖臣文述之自序嘗分

儒者求道法陰陽名黑主雜家農家分峙而齊驅鳴呼固以為其引

書失宜者四其叙事乖理者五劉氏駁其志五行之錯劉知幾史

五行志條其錯者四科一引書失宜二敘事乖理三釋論漢史

文公自大致充陽之禍知幾以為求諸人事理必不然疏其引書

定春秋言無一定體四書名去取錯相併二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三晏

知五標辛年號詳畧無法刑法一志既曰大刑用甲兵則兵猶刑

也而又詳於刑畧於兵一代制度漫無所考如垓下之役孔將軍

左賢將軍右淮陰當其中陽敗以誘之兩將軍縱兵淮陰復乘之

此兵家致人之術羽所以敗者由此而固惟曰圍羽垓下曾不見

其所以能勝者微遷者之後人將何所考哉抑又論之遷史固優

於漢也然功十而過一遷史亦不能無失孟堅誠不及子長也然

過十而功一孟堅亦不為無得且三代世表誠能推百世之本支

然伏犧神農皇帝為二皇少昊顓帝高辛唐虞為五帝遷乃首黃

帝而遺義莫名曰五帝二王之記其失一也見三代世表律書誠

能推上生之損益然遷之黃鐘九寸蓋以九寸為分以十分之寸



約之得八寸十分一而乃謂之七分一其失二也律書云烏可以  
遷之得而不議其失哉王子侯表例不稱姓而下卷以姓書之蓋  
元始以來王子行封權歸王氏特待以異姓之法默寓其感慨之  
意其可取一也漢史王子侯表上不書姓王子侯食貨志本言財  
利而歷載張湯峻文窮治之法蓋武帝欲興利源先施嚴刑而湯  
之慘刻不志於刑法志於食貨正原其用刑之由其可取二也賈  
志自公孫法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洪相張湯以峻文失  
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發格沮誅窮治之獄用矣烏可以  
固之短而不取其長哉此愚紬繹二史而詳致其辨云

太元 太元准易之得失

太元果有得於易乎然劉歆嘲之劉歆謂太元嚴尤謂之嚴尤謂  
老蘇東坡又起而譏之老蘇東坡又起而譏之為艱險之辭以文淺易之說如太元法  
是其書未足論也太元果無得於易乎然巨譚稱之巨譚稱之  
張衡喜之張衡稱太元溫公康節又從而推之溫公康節  
可謂見天地之心者也是是其書未可輕也愚嘗平心論之以一家  
之書而強合諸家之數此雄之所以失以大易之理而參決一已

太元准易之得失

太元

之見此雄之所以得善則存之否則去之則雄將無辭而諸儒亦  
無議矣且易有彖元則有首易有爻元則有贊易之爻有象而元  
之贊有測以元文而準文言以攤瑩規圖告而準係辭元固求合  
于易也通公謂元易有彖元有首象者卦辭也首者統論一首之  
文言元有元元文辭五德并中首九贊文言之類也易有係辭元  
有辭瑩規圖告元元文辭五德并中首九贊文言之類也易有係辭元  
首象陽相對而解之序卦之類也易有係辭元有衝衝者序八十一  
首象陽相對而解之序卦之類也易有係辭元有衝衝者序八十一  
然易之天五配以地十元也有五而無十元數一六為水  
易之六畫初五土加以六位九六元也有畫而無位  
果易乎元以元文擬文言而元文不加之  
而或以一首或以二首元以中準中孚蓋以卦氣起元以首名準卦  
元亦不專合乎易也贊之初二以至于上九則有取於洪範九疇  
之數一與六共宗以至于五與五相宗則有取於洛書生成之數  
其為首八十一則黃鐘之天數寓焉其為贊七百二十有九則十  
二辰之中數寓焉泰中之數二十六其用三十三而虛其二則太

太元



極函三為一之數泰積之數始於十八終於五十四而合於七十

二此則商社益一上生之數前律志此猶可也六日七分之數唐一

行所深非而子雲自中至養則而效之而未敢亂其叙子雲善推易

分存六十卦使每卦各上六日七分以當其之日以中孚為冬至

用事之始六日七分而後復受之。又唐一行謂孟氏六日七分

之卦止於占夾管與吉凶善敗之事牽牛起度之數蔡邕所力議

而子雲自中至養求而合之而欲應其度前律曆志絡下閏作太

牛一度周首入牛五度至疲精竭神於占候步推之末噫亦勞矣

養則為斗宿二十二度自今論之夫復卦之所謂七日來復者謂自復而至於乾自始而

至於坤皆六日爾而有陰陽之辨極其始終則至復與始皆七日

焉是蓋天道之自然而復卦之所以善言天道者也而子雲喜乃以

私意附會之其說曰去坎離震兌以分主二十四氣而六十卦之

爻乃當二百六旬之數又自七分推之則其為數四百二十分每

以八十分為一日則為五日四分之十一而可以備其周天之數以

中孚為冬至用事之始故六日七分而復受之果何者而合於七

日來復之義也至太元之書始於中終於養凡八十一首以一首

當四日有半而其所主者乃三百六旬與夫四日之半又以躋羸

二替而足其閏之數而六日七分之說興焉是固有取於善之說

也抑不思六日七分之奇數果可合於七日來復之義乎借曰太

元以虛三起數而七日之數止於六日七分則一日八十分之義

果何義乎易卦氣震離坎兌四正卦各守其方余六十卦每卦六日

分四分之一為二十分每卦四分之二為八分每卦四分之二為八分

分故曰六日七分太元每首直四日半八十一首凡直三百六十分

四日半又以躋羸當四分之一雖漏公亦然近代之曆冬至在斗二度其

說本於戴記月令仲冬日在斗之數此亦天道自然而月令之所

以為善言天道也而洛下閔乃以淺見揣摩之其說曰始於十一

月冬至夜半申子起牽牛一度驗其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而

其數始定然自太初以迄于今朔後天三日氣後天四日冬至之

所在差天幾二十餘度果何為而合於在斗二度之說也至太元

之書始於中而應於冬至之日以明陽氣之萌故中首入牛一度

周首入牛五度至於養則始為斗宿二十二度是固有取於閔之



曰曆久必差而盈縮進退不能為千萬世之數則探端造始者果能運其責乎前律曆志洛下閩作太初曆元封七年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在建星孟東曰建星在牽牛之間云云又揚雄傳元二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萬分爲三卷與太初曆相應又溫公注太元以爲太初曆皆古曆四分之一在太初爲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二百八十五分實於四分之一增一少不可以四分之二論也又太元周首入牛五度養首入斗宿中首入牛一度雖然子雲泥於諸家之數固不能無牽合之謬子雲參於大易之學亦不可無真實之見夫子雲當莽賢之世不事進取恬於勢利獨與嚴遵李仲元游則其孝必有據矣夫以漢之正統而象七百二十九贊之正數以莽之閏位而取躋羸二贊之餘分此其立論關於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大義數耶理耶馬求神問元城先儒注太元每首之下列二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太元七百二十九贊乃此數也永知曰七百二十九贊分而爲二合三百六十四度有半而此數不相應何也曰揚氏以半不可合故有躋贊羸贊應周天之數漢之正統以象歲也莽是也意子雲之數深矣以斷之首而得夫卦五陽去一陰之象以陰陽之象而明君子小人進退之義此其爲說切於造化之妙用治道之躋數耶理耶長編慶曆七年張揆注太元集解召見延和殿令擇得斷首且言推易夫卦蓋剛陽以知陰柔君子進小人退之象也上悅昔韓愈讀荀子欲合於理者存之害於理者去之有道之士於太元亦云

中說 辨王通可疑者四

潛虛一書溫公所著也而或謂非出於溫公溫公行狀墓銘不載潛虛太極一圖周子所作也而或謂非出於周子張南軒太極圖解或曰太極二程之講論答問見於遺書者獨未嘗及此圖何耶此中說一書雖有格言而不能免後人之疑者無怪也夫自魯鄒教息說鈴紛紛得其傳者蓋鮮諸子之書自荀揚不能深入闡奧河汾王氏生於隋季動法吾夫子步武質疑問難甚矣其類魯論也遐想氣象亦往々如沂水泳游時矣然所以滋後人之疑者有由也韓愈作原道篇僅有軻死不傳與荀揚太醇小疵之說曾無一語齒及河汾可疑者一也中序愈不曰云房社王魏諸人嘗游其門皆位將相非忘乎木落囊本之義者亦不見尊其師而立之傳此可疑者二也中說世家門人自遠姚義京北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夔清河房元齡鄒魯鹿魏證太原溫大雅穎川陳叔達成稱師此而受王閔子明在太和中見魏孝文距通所生之年蓋百二三十

中說



年矣而其書乃有問禮於閔生之語此可疑者三也錄閔子明事

代祖穆公曰談易穆公曰足下奇材也入言于孝文李德林卒於

開皇十一年通纜八歲爾而其書乃其德林請見子於長安之語

此可疑者四也王道篇子在長安時楊素蘇夔李德林請見子與

言文而不及聖門人曰然則何憂色門人問子子曰云云德林與吾

於是世之議者始而惑繼而毀終而駁之以為通之門人私為之

增益其師說而房杜王魏之遊其門者皆無是事焉吁有是哉後

作數中說然嘗觀中序之論閱東郊之書而又參隋唐之史而後

知王通之學不誣而中說之書可信也且退之不及於通非遺其

人也愈方稱孟子能距楊墨而功不在禹下正推明力排異端之

功不稱之者蓋先功而後道之意中序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儒之

功不在禹下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顏回謂與禹稷同道愈不

知房魏不揚其師非弃所學也通之弟以言觸長孫無忌王氏兄

弟抑而不用陳叔達時撰隋史欲編世家而避太尉之權而不敢

不傳之者蓋閣筆避權之過東臯答陳尚書書曰正觀初仲父太

長孫無忌太尉由是獲異時杜淹為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

幸於是大尉與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李父與陳

尚書叔達相善陳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與陳公編之

陳公亦避大尉之權藏而未出重季父書憤季父深言勤懇季父

答書其畧曰云云時魏文公對曰夫子有後矣天將啓之證也黨

逢明主願翼其道及仲兄出胡蘇合社大夫嘗於上前言其璞忠

大尉聞閔生之問禮德林之請見非果可疑也特傳述者錯其歲

月耳荀卿子遊於齊居於蘭陵近世儒者亦疑其時世以為非與

齊宣王春申君相值謂劉向誤序卿事可也并以為無卿可乎嗟

夫通之為道明白正大蓋扶世立教濟時行道之學中之為說議

論問答本樂天知命窮理盡性之書蓋孔孟氏之流派而後來諸

公之逕蹊也議者不味其言而疑其傳不信其道而惑其人世無

諸老大儒之論則河汾之學術沉沒寂寥不著人間安得聲名掀

揭流傳古今哉故其在唐朝也司空圖皮日休皆尊其學以房魏

數公真其徒大書于碑以示後世而文士又有請以王通氏陪隕

祀者使無其人容有是幸乎見唐書其在我朝也柳仲塗宗之

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中序而伊洛大儒又稱為隱君子極有格

言苟揚不到使無其人容有是論乎讀書明道曰文中子本是一



附會成書其間極有噫河汾之學不幸史失其名而起或者毀駁之議亦幸而世有公論而得諸儒辨明之力然又論之中說一書固有述作之功而不能無侈大夸詡之言固有羽翼之助而不能無僭擬妄誕之咎何者以董常而比顏子以公卿問答而比孔門之諸弟以陳思王而比季伯之遜以荀氏之二仁而比殷之三仁其通之自處則欲與夫子而齊驅嗚呼學步邯鄲而失邯鄲效顰西子而失西子何通之不量力也固宜起後世紛々之論善乎紫陽先生之論通也雖稱其過荀揚而各其擬夫子雖喜其明世變而惜其闕大體誠確論也然則中說之書豈得謂合乎中之義哉晦庵語錄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遜他使說荀氏有二仁又以下遜他便說陳思王善遜論語說殷有三仁他使說荀氏有二仁又以下遜他知大夫來相問使比當時門人弟子又同上王通自比孔子於事不知秦漢以下君臣人物斤兩人情物態更革公裳施用別先後次第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與工人情物態更革公裳施用別為紫陽先生愚故曰揚雄作法言而言未必可法知幾作史通而史未必皆通王通作中說而說未必合中

先天易

先天之學在心法

至極另五

九

畫前元有易刪後更無詩此先天學也欲知大易之旨嘗求之先天邵堯夫詩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後更無詩畫前有易何以益取噬嗑臨黃帝堯舜取渙取隨益神農黃帝堯舜時畫卦未畫非畫前有易耶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此心法也欲知先天之學當求之心法陳堯中答揚中問立說定夫圖雖無文字吾終日言未嘗離手豈故其詩曰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其餘思足言先天之學以心為本其在經世康節取之夫先天之易非康節之私意也十二卦之蘊未畫之前聖人已取之孔子嘗發明其旨比其源流之學耳然是學也非求之圖而求之心非取其數而取其中中者先天之要心者中道之主康節之所自得者在是嗚呼天下安有心外之學哉愚嘗即其圖而玩之乾南坤北與離上坎北之位不同也乾覆大有與乾坤屯蒙之序不同也陳瑩中云伏羲之易乾南而坤北自乾而左自巽而震東而兌西與先天之序不同矣乾坤屯蒙之序與乾覆大有先天之序亦不同也康節之於易固非好為同異者蓋有先天之易有後天之易先天之易伏羲易也後天之易文王易也文王之易聖人既言之矣伏羲之易聖人未之言此康節開其機而發其藏也是圖也自太極而兩儀自兩儀而四

先天易



象四象既交而成十六事八卦相盪而為六十四卦此先天之象

也陳瑩中書康節觀物云起震終艮一節明文王之八卦也天地

王其詩曰天地定位不泰反類山澤通氣成損見義雷風相傳常

益起意水火既濟未濟四象既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為六

十四卦按先天圖乾坤與否泰艮兌與咸損震巽

與常益坎離與既濟未濟常相對是為十六卦

為二陰二陽由二陰二陽而四陰四陽由四而為八由八而為十

六由十六而為三十二由三十二而為六十四此先天之數也

由一陰一陽而為二陰二陽由二陰二陽而為四陰四陽由四陰

四陽而為八陰八陽由八陰八陽而為十六陰十六陽由十六陰

十六陽而為三十二陰三十二陽由三十二陰三十二陽而為六十四

暑書夏比象則風雨露雷感象則性情形體應象則走飛草木此

象之不一也經書元之元日之乾之乾元之會日之月乾之

辰元之辰日之石乾之巽元之坤之坤元之坤元之坤元之坤元

之歲日之辰日之石乾之巽元之坤之坤元之坤元之坤元之坤元

辰元之辰日之石乾之巽元之坤之坤元之坤元之坤元之坤元

辰元之辰日之石乾之巽元之坤之坤元之坤元之坤元之坤元

辰元之辰日之石乾之巽元之坤之坤元之坤元之坤元之坤元

辰元之辰日之石乾之巽元之坤之坤元之坤元之坤元之坤元

辰元之辰日之石乾之巽元之坤之坤元之坤元之坤元之坤元

辰元之辰日之石乾之巽元之坤之坤元之坤元之坤元之坤元

辰元之辰日之石乾之巽元之坤之坤元之坤元之坤元之坤元

辰元之辰日之石乾之巽元之坤之坤元之坤元之坤元之坤元

辰元之辰日之石乾之巽元之坤之坤元之坤元之坤元之坤元

辰元之辰日之石乾之巽元之坤之坤元之坤元之坤元之坤元

辰元之辰日之石乾之巽元之坤之坤元之坤元之坤元之坤元

辰元之辰日之石乾之巽元之坤之坤元之坤元之坤元之坤元

辰元之辰日之石乾之巽元之坤之坤元之坤元之坤元之坤元

辰元之辰日之石乾之巽元之坤之坤元之坤元之坤元之坤元

辰元之辰日之石乾之巽元之坤之坤元之坤元之坤元之坤元

辰元之辰日之石乾之巽元之坤之坤元之坤元之坤元之坤元



研宏通書序周茂叔傳太極圖於吾觀春雷之卜而知天時之往

復陰陽之消長邵康節問伊川曰今年杜鵑之兆而推地氣之去

留世道之盛衰其有關於世道也如此或者至於迂闊議之吁亦

妄矣康節步天津橋聞杜鵑不樂客問其故曰洛陽舊

無杜鵑不一二年前上用南人為相天下多事矣

嘗謂漢儒有明經之功而不無泥經之失有援經之言而不無假

經之過夫聖人六經與天地並正為立民極之地而後儒反假托

以文姦援引以濟私是先王學術反為禍天下之具也且漢自中

世以來上以表章而自任下以授受而名家朝廷之上非經不能

立事縉紳之間非經不敢建議賈誼之請勿擊宋崖王商則曰經

義何以處本傳龔勝之奏王嘉公孫祿則曰君議無一所據王嘉

傳一時君臣相與從事於經學之間意亦善矣如董仲舒以元年

謹始之義而勉時君之初政董仲舒傳雋不疑以蒯瞶出奔之事

而辨一時之疑獄雋不疑傳以此立論豈不為聖經之幸惜其考

究之不精講明之不熟往往以詩書為發冢是則可嘆也已自今

觀之來歸自京我行永久詩雖有是言而無關於邊功也乃援之

以訟陳陽之功陳陽傳何近也乃眷西顧此誰與定詩雖有是語

初無關於郊祀也乃取之以定南北郊何鑿也康衡傳推源卦不

效以必考課不可謂無得於易然房之法煩碎已甚人皆能言其

非豈必得推卦而知其不行乎京房傳用咨十二牧而罷刺史不

可謂無得於書然刺史之法以卑臨尊正上下相維之意豈可泥

於十二牧之法而罷之乎何武傳古者夷狄來朝坐之國門之外

丞相霸援荒服之義當矣而或者乃假長發之詩而從單于於諸

侯王之上抑何與經戾也蕭望之傳古者天子之於丞相右坐為

起左輿為下而況於百官乎司直尊上公之說當矣或者意慢丞

相乃托尊上人之言以自文抑何背戾之甚也涓勳傳甚者欲附

姦臣則援其不語怪力亂神之言張禹傳欲行權酷則援其有酒

酤我之文欲奪其利則援周禮五均之法王莽傳是又借聖經以

為殺人之術也雖然漢儒固有過矣而過亦不先也自左氏以賦

詩之語而定人之禍福以占易之言而論事之吉凶於是詩流入



於五際專持子午卯酉以驗人事易流入於五行專類淫巫瞽史以决疑心推波助瀾漢儒尤甚是左氏作傳之過也且秦繆之厚晉文賦六月以見意夫六月宣王北伐之詩也重耳何足以當之晉襄之享晉文也賦菁莪以見意夫菁莪天子養育人材之詩文公何足以當之垂隴之役鄭伯所以享趙孟也七子從鄭伯以寵其禮趙孟請賦詩以觀其志不知伯之汰侈已盛雖愚夫亦知其必亡豈待賦鷦奔之詩而後見哉昭元之會鄭伯所以享三大夫也趙孟賦匏葉以為之倡穆叔賦鵲巢以為之和不知死生禍福雖聖人亦歸之命而不敢必豈必因賦詩而言不復此哉夫左氏述賦詩凡六十有六篇而合乎專對之義者止於審俞辭湛露彤弓叔孫豹如辭肆夏元侯之二事焉其餘皆斷章而不能合聖人之道也並左傳如觀之為卦先王所以觀民而設教也左氏執其說以驗陳氏之得政離之為卦先王所以繼離照于四方也左氏衍其說以符晉侯之必敗叔孫婣賤賊於家臣是其見善之不明爾左氏取明夷之占以附楚丘之妖怪南蒯家臣而君圖是其用心之不臧爾左氏取黃裳之義以成惠伯之先見夫左氏述卜筮者三十有三而有功於名教者止於南蒯之事焉其餘皆附會而不能合三聖之法也並本傳晉范甯謂左氏失之誣者豈不驗歟

范甯謂左氏失之誣者豈不驗歟范甯謂左氏失之誣者豈不驗歟之罪而罪左氏也 國朝以經學淑人心名儒以經學扶名教未嘗不講經也而不聞有鑿經之失未嘗不據經也而不聞有假經之名有合乎經則施於議論之間不合乎經則不泥於章句之末此正善詩不說之意也講月令而明奉天之事范祖禹講月令聖

畏天者莫如左宗願講春秋而發尊君之旨仁宗訓述春秋經前在於將王之室尊君道左傳說異不其論禹貢也戒人主之貪心時林

諷今日之君道開寶三年上召王昭素講乾至九五飛龍在天敘此固合於聖經而援是以告君也若夫燔柴望秩此王制之論也不敢附會其說恐滋君上封禪之侈心矣范祖禹講十制曰古人

接經



恐啟君上黷武之忍心矣神宗朝呂公著講曰乃錫王勇智上曰  
神武而不殺者時上富於春秋故公以好勇續武以成是雖不  
 求合乎經之言而深合乎經之道豈若漢儒之陋哉切嘗論之周  
 禮一書為生民立極為天下開太平此周官之本意也至和中有  
 以荒札緩刑之說勉其君者至和元年講周禮人荒大札則薄征  
民當歲歲則赦之上曰天下皆熙寧中有以布法象魏之法誣其  
 君者呂惠卿進講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變法者如正月始和布法  
也何名曰布舊法是二說也同出於周官也一則勉之以恤刑之心  
 一則欺之以變法之失其得失可鑒矣易之一書貴陽而賤陰進  
 君子而退小人此周易之要法也皇祐中有以鼎卦覆餗之說論  
 其君者皇祐三年講鼎卦上問九三之象施於人專如何揚安因  
重非據故是慶曆中有以需卦燕樂之說啟其君者慶曆二年林  
人會元其其流用天子即位年月日時占所直卦以推吉凶言  
上即位其其直需其象曰雲止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言  
美則合卦體上駭其言斥之是二說也同出於周易也一則戒  
 之以用人之道一則諛之以縱慾之非其誠偽又可見矣嗚呼可  
 不戒哉可不戒哉

新筭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五

別集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六

擬經論儒生擬經之僭

別集

華黍之補亡欲繼乎詩也君子不之晉東晉補南陔白華華而老杜一集本以五言為體山谷謂有三百篇之旨詩如靈丹一

孔明出師一表本以表而自名東坡嘆其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而

之言則往往反矣於經况國風雅頌渾厚醞藉誦之如奏黃鍾大

且六經何為而作哉蓋夫子接三代之後有典謨訓誥之文有禮

樂法度之善天地陰陽之蘊已露而未顯三綱五常之道幾墜而

未振於是刪詩定書制禮作樂係周易作春秋聖人蓋為天地立

心為生民立極也彼王通何人哉既續詩矣而又續書既元經矣

而又易讀既禮論矣而樂論然曹劉沈謝之句安能合鹿鳴四牡

大明關雎之旨七制詔志策議之文安能合堯典舜典禹謨伊訓

之義見下達者與幾守者存義果序卦雜卦之蘊乎中說問易篇

獎周室尊中國之筆乎同上子曰元經其正名乎皇始之帝蓋天

論以董常比顏子以公卿大夫比顏曾門弟而其心則以夫子自

呼安得後人不以六經奴婢請之哉晦翁語錄問王通病如如何

之於用故便要周公底事業便夫上書要與太平及知時勢之不

多禮樂法度各物庶幾聖人之典皆在於於是取而讀述方做得這



沈澗者為續詩便續得這般詩書發明得箇甚道理自漢以來  
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個如高帝求賢詔魯公已為不純六帝  
勸農武帝帝薦賢策輪臺之梅只此數語若好此外尺無一語  
此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問景泰誓也無曹劉沈澗之詩  
又解得一篇如魏之符言皆過實不取信於人如何有雲與  
詩者但多稱頌之辭言皆過實不取信於人如何有雲與  
隻武之樂札又如如何有伯夷周公制禮之禮他只是急要做個孔  
子又無証佐故說幾個人未做堯舜湯武皆經我剛定便顯得  
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孝孔子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讓  
他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三仁他便說荀彧此有二仁又  
這幾個公卿大夫來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  
歐陽求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此孟子郊玉通便是如此王  
亂把別個來為聖子便胡說借經之罪不特一王通也世無君子  
之論則蟬噪爭鳴蛙尊自居皆得侮聖言矣子雲之太元蓋準易  
之象數也易有太元則有首易有爻元則有贊易之爻有象而元  
之贊則有測溫公贊元易有象元有首爻者卦辭也首者統論一  
易也易有爻言元有元爻辭五  
德并中首九贊文言之類也然易以道勝而元以數勝是雄蔽  
於名而作也此後世所以有吳楚僭王之譏焉嗚呼畫前元有易  
何侯雄之贅哉邵康節詩須信畫前元有易  
京房之卦氣京房以卦氣用元嵩之元包  
後周備元嵩作元包唐  
事候寒溫風雨元嵩之元包後周備元嵩作元包唐  
蘇源明為之傳李江為  
淑一行之大衍唐僧一行皆謬也屈平之騷經蓋勸詩之比興也

以香草比君子以龍鳳比忠正美人以喻時君惡鳥以况小人王  
序楚詞章句以騷之文依詩取只引義譬喻以善鳥香草譬忠正  
以惡禽臭物比諛佞取美大人以譬於君必如佚女以譬賢臣臣較  
有香鳥鳳以為君子聽然詩之體尚忠厚騷之辭類迫切是原蔽於  
怨而作也此或者所以有異經典之諺焉劉勰云嗚呼刪後更無  
詩何待原之傲哉見上原且不能道後世之譏則王褒得賢之頌  
漢王褒作聖宗元平淮之雅柳宗元  
皆妄也吳越之春秋後班彪傳漢吳  
越春秋其屬辭皆不與春秋  
記相似非史筆之正楚漢之春秋後班彪傳漢吳  
越春秋其屬辭皆不與春秋  
記相似非史筆之正

諸公乎三國之尚書史通云  
記注之尚書非不求合於書也然秦  
魯二篇聖人且不得已繫於帝王之後况後世乎世儒論後之學  
者借擬聖經正如兒曹斂容危坐以效老成拜伏跪起以效賓主  
言氣象大不相類也雖然聖經之名固不可擬而所述之道獨不  
可奪乎聖經之躰固不可襲而所寓之意獨不可求乎述性命者  
存乎易著書而得性命之理雖未必曰易謂之得於易可也詠性  
情者存乎詩作詩而得性情之旨雖未必曰詩謂之得於詩可也



示直筆者在春秋紀政事者在乎書作史而能成實錄備故事雖

未必曰書曰春秋謂之得於書春秋亦可也石介之宋頌九篇衆

謂猗那清廟之詩無以加石介著宋頌九篇衆論以猗那清廟之詩無以加此云云嗚呼劉禹

錫三問四章魯直且以黍離配之宋頌之無愧猗那也宜矣黃山谷謂

如禹錫三問四章魯直且以黍離配之宋頌之無愧猗那也宜矣章可以配黍離

丑洙之皇雅十篇人謂堯典舜歌而下所未聞朱

作皇雅十篇范文正公序其文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醜迭

變抑未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師魯從穆伯長游

力為古文而師魯以鳴呼韓退之淮西之碑孫賁且嘆其叙如書

於春秋故其文謹嚴嗚呼韓退之淮西之碑孫賁且嘆其叙如書

則皇雅之可軋舜歌也亦宜矣後山詩話在晉孫季士竟論詩康

節先天之學通氣成損見義雷風相薄常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

未濂溪太極之圖无極而太極云云雖未嘗規規於方州部家之

體而理數暗合於易噫孟子七篇之書不言易而君子謂其深於

易者以其所載者性命也王元之之太祖實錄其事直書王禹偁

實錄其事直書曾子固之兩朝國史必主仁義曾鞏

實錄其事直書雖未嘗屑屑於編年之法而褒貶

實得於春秋噫子長易編年而為紀傳表書君子謂其合於春秋

者以其所書者實錄也中記如不表其意或世之議者且曰司馬

所著潛虛之書母乃蹈太元之轍乎曰此未必出公之手也吾觀

傅公之行者不聞一語及於潛虛其意可見矣溫公行狀墓世之

議者又曰朱氏所補大學致知格物之章母乃效補詩之尤乎曰

此亦知先王之已說者吾觀章句之序自謂以程氏之說輯之以

俟後之君子其意亦不敢自專矣見大李章句序噫曾經聖人手

議論安得到後之學者妄為楷經之舉盍以是自訟云

明經 唐本朝亦能得人

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此唐人之謠也唐旌言進士盛於正觀

不為重則曰白衣公卿又曰二品白衫焚香禮進士撤幕待經生

其艱難則曰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焚香禮進士撤幕待經生

此我朝之詩也願得忠孝狀元泊唱名則鄭辦也時有詩曰焚香

禮進士撤幕待經生夫以詩謠觀之則明經之科亦輕於進士矣噫有由矣

蓋唐之試明經者但取絕句楊絳奏有司帖試明經不實大我朝

之試明經者專取記誦天聖八年以材識今專取記誦請試策後

止議亦夫惟取絕句專記誦所以起人厭薄之意使講明先王之義



理紬繹諸儒之議論明於理體為鄉所稱如唐人之詔高祖詔於理

體為知里於考經學優深可以為師如國朝之科太宗國初

深可以亦何遜於進士哉雖然科之設唐與國朝未嘗不重而

得人亦未嘗不盛也唐之設科有五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

禮有三傳唐一經有三禮有三史有史科此歲年之常選也此選

舉之條也國朝之設科有三禮薛平字少卿有三經太平興國

明法於諸科之中功績最小子李究併三經之有二經雍熙二年書

業精習稍難自詩書易只習一經仍併明法有二經易併為一經

明經亦復令有名曰經學優深見上有明白經明行修真宗祥符

兼置二經勤詞李經明行修張師德等又此科舉之目也及觀唐制詔王冢

傳儀禮出身者不任散官其榮尚之意甚隆矣唐因詔以三家傳

不任散官又觀國朝嘗試經明行修舉人以經義精奧至上煩

御筆親選考官以授其義其選取之意尤厚矣真宗嘗試經明行

諭以去歲所試義自多不便王曰蓋經義實取精奧注疏文字

亦去歲所試義自多不便王曰蓋經義實取精奧注疏文字

以御筆夫待之不薄選之不輕而洪儒實學亦彬彬於是科之內

是故顯孔之訓五經正義凡百餘篇詔改為正義云德明之著

音義陸德明著治易則康子元本傳議禮則元行冲本傳談春秋

則蓋文達並本傳舉周禮則定郊祀者褚無量也舉詩禮以對祈

穀祀者王仲立也並本傳他如狄仁傑許孟容徐有功皆挺然於

明經之舉本傳又第明經徐有功以李行奉明經則明經何負於唐

哉崔頤正則以明經進士太宗時崔頤正與孔維則以九經及

第事考孔維字為則以九經薛崇義薛崇義薛頤舉於三禮之選薛崇義

聖經雜於釋老故高祖釋奠浮屠惠乘道士劉進喜乃得與徐文

達陸德明同講高祖已數召李元植與方士浮圖講經本傳甚至

明一幸朝敵



明經一科且雜試以老子之學入主好尚如此則士之通經無怪其所學之不純矣祝欽明之五經掃地本傳欽明經明經作八風地无徽之之阿附匪人元植字匪人十五擢明經判所學安在耶若我朝以經學立民極以吾道扶世教或專於明經或合於進士雖公革不常而尊經重道之意千載一日也熙寧四年除詩律專科立意率新制曰進上罷詩賦各占詩書易禮記是以經學一唱靡然化之經義名齋學者雲集有如胡安定胡安定有治道齋經術傳授學者數百有如蔡端明蔡端明知福州時閩士專詩賦應科率百人孫明復唱於平陽乃平山先生孫明復石守道振於兗州石守道道穿濂溪講於春陵周茂叔濂溪程鳴於伊洛程明道先生伊洛尊張子明於閩中張載字子厚閩莫不以性命道德為依據以仁義禮樂為宗主至今學者皆知有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之學諸先生之力多矣豈非我朝作成崇重之効歟愚故併及之

武舉論武舉設科之由

自周人以射御賓興已有用武取士之意然未有其名爾文司徒

至漢人以兵法召募遂有用武取士之名然未有其科爾成帝元

如大慮者及唐人又別立一科謂之武舉而進士武舉始兩立唐武后長安二年始立武舉之科嘗觀成周之時士之在庠序

之間嘗從事於射矣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

士之行同從偶則以射平時以此為教養之術三歲以此為賓興

之地大者居則為六卿之官出則為六卿之將次者入則為比閭

族黨之師行則皆卒兩師旅之帥是時也涵養於庠序之時選舉

於鄉閭之日特未嘗明言用武以取士也故曰未有其名爾漢至

武帝以良家子而立選漢武帝選六郡良家子成帝以知名而召募成

元延年詔比邊二十一郡有詔舉明曉戰陣後漢安帝詔有詔

舉武猛堪任安帝建元之開又有詔舉明戰陣之略詣公車元帝

間又率有戰陣有詔舉猛勇才力之人皆名聞西晉武帝詔曰

以齊武功其普告州郡有勇猛秀異才力傑出者皆名聞兗州

必能引弓四鈞擊九石者得三千五百人終平秦涼是名一立人

皆知之甘延壽使威外國號為賢趙充國坐困西羌輝映麟閣



本傳甘趙本以良家子應選也馬隆偏廂制車深入力戰秦涼削  
平功名第一隆本以勇猛應募也是時也示之以威武之名作之  
以功名之心尚未聞設科以取士也故曰未有其科耳唐自開國  
諸將老死殆盡邊陲宿衛空虛乏使遂更翹閔負重之選而所得  
皆姦悍無賴之流故其弊也坐廟堂仕州縣者以執兵為耻守邊  
疆入宿衛者不識一丁字猶幸懲其前弊更立新制開元增置軍  
謀宏遠堪任將帥之科開元大備舊制每歲孟春如明經進士之  
法行鄉飲酒之禮送于兵部其校試之職  
則掌于負外其試用之法則自凡上有馬射有馬鎗有出射有穿  
札有射關有負重去夫身材言語之選大抵手射之科惟所眾多  
第為天寶增置明孫兵法之科當時所取之士不為無補於國家  
故開元一舉而得裴端復天寶再舉而得郭子儀裴之事業固未  
多見而子儀當版蕩之秋祿山思明繼踵為亂吐蕃回紇輕視中  
國唐祀幾絕而復續者皆子儀剪滅定撫之功是賴出本傳是時  
也進士則取文辭武舉則取勇智故曰進士武舉始兩立者是也  
五季之末諸將大抵多務鬪力強弓勁弩以徹堅中的為奇利刀  
長槊以回鋒挫銳為工而古今成敗陰謀奇計了莫識為何等事

直姦悍之匹夫耳藝祖思移其習以收其效於是盡敕諸將讀書

史閱義理而復設武舉之科申敕諸道解送此武科之始設也要

太相開寶元年太祖令諸道解送武舉者命李昉自後真宗有軍謀深遠

武藝絕倫之科咸平制也咸平二年真宗北征趙安仁上言當今

復行其軍謀深遠武藝絕倫至景德初更詔兩制三館復詳定武

舉條貫焉仁宗有步射馬射策試之法天聖制也天聖七年置武

舉條貫焉仁宗有步射馬射策試之法天聖制也天聖七年置武

定高下焉聖政編年夫我真宗仁宗之留意是科者豈徒徇虛名

亡實用哉蓋自當時太平全盛之後應制科者樂為賢良方正而

耻為將帥邊寄之名天聖七年置制科其名曰賢良方正直言極

者徒知蹶張馳射而不知有智謀韜畧之秘富弼獻閱將議於景

武舉列制科或設武舉其應制科者必舉為賢良方正耻為將帥而應

武舉武舉者蹶張馳射精於卒伍所得皆妄庸鄙淺蓋今重文雅以輕

武節於是既取武藝又取軍謀既考騎射又考策試而異人傑士



往往間出於是科之下是故景德設科之初高志寧出焉大聖改紀申命之後令狐挺出焉方元昊之未發也志寧請兵欲覆其巢穴謀不獲售元昊因以背逆何料敵之精即韓琦謂志寧可比淮陰其美之深矣方智高之梗化也挺教狄青以蕃落騎擣其虛青果取勝何知兵之熟耶畢仲游謂挺觀敵制變籌度萬里外猶矢破的當其稱之極矣二人雖未中選不盡其用然平日閉習是科非但區區於鞍馬弓矢之末也長編雖然今日有武學養之於未用之初有武舉擢之於將用之日其法誠善矣然復能意氣以感召之精神以招徠之或出於大臣之論薦或選於世家之傳習又出於是科之外可也昔蘇洵謂弓馬策試未盡可使兩制舉所聞方畧弓馬勇而有謀者待以不次之任蘇老泉文請為新制以革其弊亦為無用可使兩制舉所聞弓馬不過難才策試馬勇而有謀者待以不次之任范文正亦謂今可於忠孝之門挾智勇之器堪將才者密授兵畧試邊任一朝用之不甚顛沛范文正曰將門出將史有言焉今可於忠孝之門挾智勇之器堪將才者密授兵畧試邊任一朝用之今於有司程度之外復為一術以籠絡天下不羈之士則出是科者可以為郭子儀不出是科者亦不失為韓淮陰而天下無遺材矣

宏詞 唐本朝設科得人

唐人嘗行是科矣而韓昌黎謂古之豪傑必慚是選韓昌黎謂古之豪傑必慚是選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退因取所試讀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退因取所試讀矣而楊龜山謂古人得已似不如此龜山謂古人得已似不如此嗟夫設科本得士而反以累士又果何取哉然自鄉舉里選之法壞士之抱寸長挾一藝者其肯與草木俱腐不得不奮於科目之中况潤色皇猷黼黻王言非老於文墨者誰能任之此唐人因隋因朝因唐於科舉之外而設是科未可執二公之說以議詞學也愚請先論沿革之制而後及於得人之盛則知無負於人國家矣夫宏詞之創於隋盛於唐見於志選李之詳固不必論若我朝始於何時哉蓋因初有宏詞拔萃科陳彭年言流內銓選人有服勤詞學科丁度程昉皆丁或者此其兆歟夫是科之復蓋起於紹聖罷詩賦之時也于時議臣建言採唐人宏麗秀異之日而謂詞賦



既罷求天下應用之文故特復此科焉紹興十二年高閏曰神宗以經術造士遂罷詩賦又

慮不足以及人才乃設詞學一科詩其自有紀序箴銘有表章露

布有檄書誡頌每歲必試而所試特四題爾至於大觀四年則以

紹聖為未備而改為詞學兼茂建中靖國元年應試中宏詞人不

之詞李兼茂紹興紹興之二年則又以大觀為未備而改為博學

宏詞其除去檄書而增入制誥者大觀之法也其再復檄書而演

為六題者紹興之法也雖然此沿革之制也自唐以至今日其人

才彬彬相望蓋為是科之榮爾且論諫仁義其篇數百搜次成敗

其種五十規諫可尚也唐陸贄傳中博學宏詞又贊曰贊論諫數

士宏辭又云紹興便平帝乃成敗策勳淮蔡強藩屏氣收功兩河

唐室中興事業可嘉也裴度傳以宏詞補被書即又云時詞蔡數

帝綱之由是平夏勇齊被蔡復兩河自黃裳啓之文場弄權深

摧其鋒回紇恃功力沮其氣其志節高矣鄭綱傳擢進士宏詞贊

制誥其人○崔元翰傳李宏詞知噫得人如唐之數子亦何有於昌

黎必慚是選之說哉論事不及己之私則有丁度四年丁度祥符

正大也程琳則不屈於繼明祥符四年程琳登服勤詞李譚世勳

則不附於蔡京事實何剛方也段少連伏閣於明道明道二年晁

諫之上書於元符晁諫之少異才蘇軾何鯁介也噫得人如我

朝之諸公亦何有於龜山古人得己之論哉或者又曰王涯劉禹

錫本博學宏詞也而阿附匪人君子羞之王涯劉禹錫應中博學

附王秦檜本辭學兼茂也而姦謀悞國後世有憾焉宣和五年若

是適為詞科之累而又何足尚者嗟夫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濁

如泥自古皆不免有此然不可以一鑿而譏百冠也然嘗論之有

宏詞之名者必其有宏詞之實夫穿貫古今網羅散失其學如此

而後謂之博閱中肆外矢口成章其詞如此而後謂之宏上之艱

其選者所以重其選也下之疑其薄者母乃自處於薄乎學問無



窮文章無盡科目不可以苟得爵祿不可以濫取是必思若湧泉

如蘇廷頊蘇頊傳元宗平內難書委其任所授輕重無少差李嶠曰舍人思若湧泉吾所不及氣備中和

如許景先許景先傳旨豐援準古誼如解事舍人齊幹傳論故

然後可以展詔誥必敷奏機辨如新豐布衣馬周傳周入關舍新

通達國幹如洛陽年少前賈誼貫通達國體又本以論議則即

顛之於災異即顛傳順帝時災異發見以薦賢則孔融之稱一鴛

日鷺鳥累而不如一鴛然後可以為章表揚清激濁褒善貶惡莫

大乎誠觀夫寧慰父老之心明諭天子之意則得體焉張司馬相

老云運幕府之機奏武功之捷者莫大乎露布觀夫馬上占辭敏

若宿成則有法焉唐薛收條陳利害警肅邇莫大乎檄書觀夫

千里論事若對面語則中度焉房元齡傳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

外猶對面語託當時之事實垂銘鏤以無窮者莫如銘必若華山

之作高標赫世半壁飛雨之辭可誦也補衮職之將闕防幾微於

未然莫如箴必若口戒之作室本無暗垣之有耳之言可佩也翼

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斯可以言頌荆三江而帶

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斯可以言記李商隱所謂皇王之道盡識

聖賢之文盡知然後可以為博學宏詞

堂除 唐田朝公革之由

自銓曹之弊滋而堂除之法始立自叙遷之意拘而堂除之權始重又

其後也堂闕稍正而堂除之事簡堂簿復創而堂除之事繁此先後必

革而由也嘗試考之蓋漢東權歸臺閣不任三公而尚書之選所由出

中外品員多所啓擬晉山濤為吏部尚書居選部十餘年每一官闕輒

職而不拜宋蔡廓為吏部尚書廓至謂左丞傅隆曰選皆出我手

案黃紙錄事尚書去吏部尚書淳各故云書希尾則吏部之職

上自卿大夫下自州縣之吏無所不總而宰相尚不屑於除吏至

唐中葉吏部無所黜陟而後宰相得以任除用之責有敕受有旨

受敕受者五品以上宰臣奏議而除拜之旨受者六品以下吏部



得銓材授之開元初起居遺補及御官等官皆以旨授而列於選  
曹四年乃敕貢外郎御史并餘供奉官皆以敕授而不在吏部

德宗紀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奉其屬著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  
殿最并以升之幸者五日詔行贄議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奉  
皆有情故或受貨賄不得實才上密喻贄自今改除御史自詳勿  
任諸司贄上奏其略曰國朝五品以上密喻贄自今改除御史自詳勿  
可若也開元中起居遺補御史等並列其選曹其後倖臣專朝舍  
議而重已擢廢宰相摠其大而吏部任其小此堂除之法始立也  
公李而私意

五代之際文武諸臣考滿則遷叙遷之法遂為弊政我藝祖欲革  
其習故舉而委之大臣俾之進退百官總理眾職

政要故事文武  
常參官各以事  
著於月限考滿則遷  
太祖籍名責實非有勞  
者未嘗遷秩自是歲滿叙遷之法頗不常復

祿官至中散大夫始由堂除而吏部不敢專自元士而下合從常  
調者悉歸銓綜而中書不可侵

監司屬官並揚抗治錢監等關  
以上及秘書省省官書局計議編修官堂除外始寺監丞法寺官外  
路李官亦令吏部注擬士人既  
有入仕之路則自知庸庸矣

法嚴惟中書不可侵吏部之權故廟堂之權重呂端方拜平章而  
太宗勉以進賢為稱職

堂至道元年四月呂端拜平章事太宗  
上固無虛授但能進賢退不肖  
便為稱職馮拯訟尚書除授不公而寇萊公因而罷政事傳天子  
知宜勉之

嚴其法大臣嚴其選此堂除之權始重也元豐間肇新官制首欲  
革一時冗濫之弊乃詔有司俾造選格凡部闕之在堂者稍歸正

于銓衡一時士論號為至公

蘇頌行狀神宗謂三代至漢末嘗有  
法分品秩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莫若分左右曹以掌兩選  
從之於是吏部有四銓之法文臣之升朝者尚書左右選掌之自初  
任幕職州縣官侍郎右選掌之武臣之我朝者有  
尚書右選掌之自副尉至從義侍郎左選掌之

在政府復罷選格請取繁劇之地六十餘闕竟歸中書而御史王  
陶力詆其不可正所以止觀倖而尊廟堂當是時堂除之事稍簡  
矣

長編  
宗觀間始創堂除之簿以籍其歲月注其考任述其初過  
立法以防之廟堂失論道之弊而除授日冗士夫艱仕進之路而  
奔競日長政和二年呂頤浩言近世堂除多侵注擬士人失職望  
下吏部正所以養廉耻而尊廟堂當是時堂除之事益繁矣  
政和  
呂頤浩奏  
祖宗時內外差遣並付審官院流內銓堂除案闕不  
多十大夫自有調官之路故奔競風息近世堂除多侵注擬士人  
失職廉耻道喪  
望下吏部考矣



薦人起家至二千石田蚡傳薦人起家至二千石武李吉甫拔士

引用凡三十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裴珀曰此日人物吾之不

尋以薦于朝許人吉甫未足多道而後世以為美談者以大臣

職業所當然也太宗謂宰相曰中書職在進賢退不肖卿在中書

何由盡知他人舉薦各以類進卿更審詳可否大哉帝王之言真

知任輔相之躰矣寶訓太宗謂宰相曰中書職在進賢退不肖但

類進卿更審詳可否亦致理之道也冠準為相每用人才有持例

簿以進者準曰宰相用人是安有例懿哉先民之言真能得輔相

之躰矣章聖嘗謂兩府擇一人為馬步指揮使吏以例簿且寅亮

天工非賢罔又坐居廟堂進退百官然中無意必則好惡正心無

適莫則取舍公藏用貴密而下情貴孚多門貴塞而公道貴廣惟

清心以照群動惟虛已以納萬微維誠則維明定則應則以之官

使庶工總理衆務如鑑之明水之清衆影畢陳而萬象俱見矣張

師德以兩造王旦之門是以緩其遷王文正公曰傳張師德兩請

世以不通温公之書堤以驟其用温公薦劉安世充館職因謂曰

不絕位政非也光君間足下時節問訊呂蒙正之薦夷簡而不

為私呂蒙正為相致仕真宗問諸子孰可用夷簡之擢仲淹而不

以為嫌呂夷簡景祐執政范仲淹慶攻之落職知歸州復夷簡復

以公事許相公不謂相公乃尔夷抑揚并黜惟合公道此輔相之

躰也嗟夫堂除之說天子托大臣以選擇人才無資格之拘無關

鍵之限所恃公心之取予耳薦賢自任力求報國對客來訪隨錄

囊中呂蒙庶母負大臣之責然而咨來踵至相禪於無窮寡廉鮮

耻舉期於必得大言未必底績虛譽每多誤人諛佞類忠黷亮似

激異論工於先入邪說易於抵嘘故陳篇獻記適以長奔競之風

秉權藉勢無非為僥倖之舉宰邑無聞競圖院轄分教將終希望

掌故中書之地不知崇嚴而一命以上皆得以納約於賓吏卑陬

罄折語言周遭殊無愛君憂國之忠而動有千榮嗜進之請噫可

嘆也雖然以先章而慶已以報國而存心旌恬退則躁求者知耻

擢重厚則浮薄自退才可用也而親讎之不問德可采也而資叙



之不拘則東閣之開何患無董漢之賢哉

吏部 論古今任人任法

選部之設尚矣尚書之有選部則始於漢後百官志成帝初置尚書有尚書侍郎曹主公卿

事後漢改為吏曹主選尚書而為吏部則始於魏通鑑魏改選部

李祠後又為選部云吏部之有侍郎則始於隋同上隋吏部尚書一人正此設官之

由也縣令以上始赴尚書則漢吏部之職前張敞傳膠東吏追捕

今者數黃散而下悉委之選則宋吏部之職通鑑宋管陽王紀蔡

付亮曰選事悉以見付亮以下悉以委諫官臺屬皆以旨授則唐開

元以前吏部之職同上德宗紀陸贄奏曰因朝五品以上制敕命

吏部銓此除吏之由也然以歷代論之則經綜之法莫密於唐亦

莫疎於唐蓋網維所係不過兩端一曰試法二曰集法試以訂其

實集以限其來也已集而試察其書判既集而銓察其身言此試

法也唐選志選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休泉曹備二曰言言辨十

皆三考餘四考五品以上始集而期以十月畢以三月此集法也

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期以十一月為選始至春乃畢

同上正觀二年侍郎劉林甫言隋制以十一月為選始至春乃畢

今選者眾請四時至十九年馬周以四時為勞乃復以十月為選

至三始者制度方新人情未玩觀德考行雖未見其平生諮事考

言猶可見其梗槩及夫仕者既眾入流益蕃偽主符告以為官接

承他姓而應調旁坐而假手詭貫而冒名雖差遞選期繁設等級

開糾告之令增譴犯之科較藝至用糊名命題時引僻事防禁雖

具弊端益滋而試法壞矣同上始者兵革方休人不樂仕至符移

以速其集續食以資其行留放以時注擬斯速故應選者暫集而

遐迹無聚糧之費合退者歸而長安無索米之勞自後集法不常

或四時擬注或三年一集真偽易於混淆文牘不可尋勘十年不

入官負闕莫之補而集法壞矣同上乾元後天下兵因率二年一

有吏負為好廢置无綱至十年裴光庭作循資格以矯試法之弊

不被調者散負或累歲不卒

陸宣公立計闕例以救集法之偏然而躡級限年賢愚一槩於是

有四十而從仕六十而未離一尉者也方試法未壞尚可因是以

求才及其壞也一切用資格矣裴光庭為吏部尚書始作循資格

限年躡級不得踰越於是久廣不收使之謂之聖書又光庭卒

乃得而從事則格以分寸為差若循新格則六十年未離一尉



杜觀之然唐人銓選不實則除名鄭善果除官不當則奪俸

納賂則終於斥去惟與傳武德以未父子同為侍即云典選

法而責人下亦以人而任法其升黜進退尚有出於微文之外也

是故有設榜引注悉有差次者裴行儉高宗時為司列太常伯始

降為八寺具三品五府都護都有裁抑僥倖奏停斜封者李朝隱

中書侍郎宣所司朝隱執罷千四百員然誅直騰朝隱然無狀付

况又有如削李下之踐請宗時為吏部尚書仍知制誥賜金

背之鏡而請托不得行乎高季輔太時為吏部侍郎善銓有姓

膺銓膺裁綜無弊者李欽直為少常伯委事於銓外郎張仁偉仁

矣密有偽牒說功擢檢無遺者盧從願唐時為吏部侍郎即銓

况又有如裴馬有聲於臺閣馬載為司列少

無非所以救法意之不善而濟之以人者也國朝銓選之法不知

幾變矣其始也文臣屬中書武臣屬樞密三班屬宣徽院當是時

大臣之權重而有司無與矣呂原云太宗未置審官二班其後也

置審官院以分中書之權置審官東院以分樞密之權以宣徽所

掌而歸三班院以幕職州縣考課而歸流內銓當時是大臣之權

分而有司參舉矣實錄太宗置磨勘四年又其後官制之行也合

東西審官之事而歸之左右尚書合流內三班之事而歸之左右

侍郎當是大臣之任輕而有司專職矣漢末當行狀神宗謂三代至

言唐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莫如

者尚書左選掌之自初任幕職州縣官侍即右選掌之武官然權

在大臣之時磨勘未立叙遷不行而百官遷轉惟視功績之優劣

權在有司之後磨勘既立叙遷既率而百官注擬惟拘拘於資格

之一定然國朝盛時條例雖主於故常而黜陟則付之長吏寒士

寡援者陳狀升擢大中祥符五年陳堯咨判流內銓士有孤匿事

應舉者奪考奏罷表不為人知者堯咨為陳其狀而升擢之及

其勞考是吏部尚得專其去留也自熙寧以來循至今日其權

吏部



一委吏部天子不之問大臣不之與以歲月久近而遷轉以名次  
高下而注授資歷高深盜跖而必予閔闕未應顏閔而不庸科目  
既升而任子亦升恩免者獲進而雜流者亦進輩需之所惑者得  
予而僥倖之所及者亦予吏胥為姦弊源鼠穴並緣循習之例引  
用出入之文毛舉細數而倍費符移摘拾小節而淹延歲月其為  
流弊極矣猶不思所以變而通之乎今宜重吏部之權專吏部之  
責法之所當行者則據法以選用不害其為守法否則如唐人欲  
任牛仙客至越資而不暇顧則法豈可棄哉張九齡傳法之所不  
必拘者則捨法以進退不害其為超法否則如唐人李元絃拘於  
法而不得行則法豈可泥哉是必選法不更輕重無欺如王質神  
脚于質判流內銓選法未嘗手或問之曰選法科條揭示奸弊莫  
備具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何必更法則善於守法也是必  
容如曾宗道書科條揭於廡下以便異人則善於守法也是必  
賢者許別論奏如寇準薦選人錢若水等為朝官長編至和元年質黜  
皆汗朝官不才者則如賈黯廢桑澤之不肖長編至和元年質黜  
為直節者在蜀三年不其其父備則善於超法也人與法而並行資  
問黜言之於朝坐廢歸田里

與均而兼用尚何患選曹不清而賢否難辨哉

新彙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六

別集







